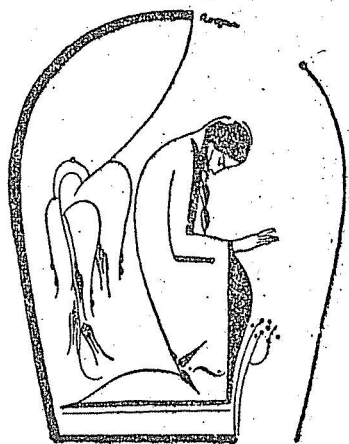




中俄會議的前夜

蔣星德

引言——歷史上的中俄會議——一九二七年後的中俄邦交——中俄會議的動機及背景——中俄預備會議——伯力記錄問題——會議地點及範圍的爭執——最近會議的問題和情勢——蘇聯與中俄會議——中俄會議與我國前途——蘇聯之外交及我國的應付——幸勿再蹈覆轍——結尾

引言

這是一件多麼可喜的事情？當這中俄關係不絕如縷，剛經過一陣狂風暴雨似的不祥事件的今日，解決東鐵懸案的中俄會議在殆危的情況中，行將開幕了。然而同時又是一件多麼可怕的？在這蘇俄邊軍未撤，滿邊炮聲時聞，在他們軍事的要求中也可以說重炮掩護下，我國代表深入她的國境，在他們的國都莫斯科參與會議？

81811
這個會議的地點為什麼不在中國的首都？為什麼不在東鐵的所在地？為什麼不在其他中立國？想必每一個國人都這樣想着，懷疑着，甚至於企望着。然而我們還是少責人家，多怪自己。誰叫自己不爭氣？有了公

理，有了忍耐，受了很大的犧牲；然而不能堅持到底，沒有遠大的目光，忘不掉私爭內戰，難怪去年中俄交涉的失敗了，在蘇聯暴力劫持下訂議城下之盟了！國人的自私要是不泯，國內的紛爭要是不滅，那麼不要說外人強制會議的地點，便是強制會議的性質，斷斷會議的事務，強決會議的提案，甚至於瓜分我們國家的土地，殺戮我們的人民，吸榨我們的膏液，我們除掉唯唯聽命外，還有什麼旁的方法？

事實告訴我們，國際的政治性質的會議大概分兩種，然而牠們的性質卻都是一樣，無非是帝國主義者宰割弱小民族，以武力為背景而以外交方式出之罷了。第一種的國際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歷來

81812

的國際集會都是屬於此種性質，像日內瓦會議和凡爾賽會議都是很好的例證，便是號稱力謀世界和平的華盛頓會議和倫敦會議，也不過帝國主義者爲消弭互相利害衝突，而召集的劃定勢力範圍的會議罷了。第二種的國際會議是兩國間的和約，當兩國戰爭結束後，便有一個會議來判決戰敗國的運命，任戰勝國隨意宰割。戰勝國享有割地賠款的權利，差不多成爲不成文的國際法了。這種例子更是俯拾皆是，一部中國的外交史差不多都在這種情況中，在國人腦筋中的形象大概很深了。

這次中俄會議究竟屬於那一類呢？第一類當然不是，第二類又似乎不像，因爲這次中俄事件，俄人雖屢次挑釁，殘酷地蹂躪我國邊境，然而卻沒有正式向我宣戰，也不承認向我有挑戰的行爲。至於我國方面，遵守國際間的非戰公約，雖有軍事的行動，卻絕對沒有突出自衛範圍以外。中俄既沒有正式交戰，當然誰也不是戰勝國或是戰敗國，這次中俄會議的開幕，不過雙方爲解決東鐵事件的善後問題而集議罷了。蘇俄若耀武揚威，一味威迫，固自墮其國際的地位和對外的同情，而中國若誤以戰敗國自居，似此倪倪，不敢爲公理之爭，挽回東鐵的權利，斥責俄方法外的行爲，也就過負國人的期望，貽將來的追悔了。

普通的國際會議都脫不掉帝國主義者宰割弱小民族的窠臼，形成一種強凌弱的不平等條約，這次中俄會議，一方是積弱多年開始革命的中國，一方是以反帝國主義以及扶助弱小民族自命的蘇聯，從原則

上說，誰也沒有強霸的權利和低頭的義務，從主義上說誰也不侵略他人，落帝國主義的惡名。這次中俄會議能超出於一般國際會議的通例，那實在是我們所希望甚至祈禱的。

歷史上的中俄會議

中俄兩國國境相接，關係密切，歷史上的中俄交涉和會議，見於史乘者很多，在未論今日的中俄會議以前，我們值得先考察一下歷史上的中俄會議，牠的情形和成敗，都是值得注意的。

(一) 一六八九年中俄會議 中俄最初的外交關係雖始於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最初訂約始自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而正式會議，卻始自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五年尼布楚之戰，俄敗求和，俄使伍刺索與清使索額圖，於一六八九年九月開正式會議於尼布楚，是謂尼布楚會議，爲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唯一的光榮會議。

(二) 一七二七年中俄會議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俄遣大使拉克青斯基來北京，請訂通商劃界條約，清廷派郡王策凌及四格圖理琛爲全權大臣，會議於尼布楚，締結恰克圖條約十一款。

(三) 一八五八年中俄會議 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俄遣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岳福，清命黑龍江將軍奕山爲全權大臣，會議於璦琿，訂璦琿條約，從此黑龍江以北大興安嶺以南之地非復我有。

(四) 一八八一年中俄會議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清廷派崇

厚赴俄，爲伊犁問題開中俄會議，越權辱國，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清廷派會紀澤爲全權大臣赴俄，取消前約，另開會議，訂伊犁條約。

（五）一八九六年中俄會議 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以祝賀使赴俄（賀尼古拉第二加冕），俄政府命財政大臣微德，開中俄會議於莫斯科，訂立中俄密約。種今日東鐵問題的孽根，俄國所得利益甚大。

（六）一九一一年中俄會議 民國元年中俄因蒙古問題開會議於北京，中國代表陸徵祥、孫寶琦與俄使迭次會議，訂中俄協約，承認外蒙自治權。

（七）一九一四年中俄蒙會議 民國三年中國政府派畢桂芳、陳籙與俄國庫倫總領事及外蒙委員會議於恰克圖，至一九一五年訂立中俄蒙條約，從此中國失去北方的屏藩，俄國侵略外蒙的計劃宣告成功。

（八）一九二四年中俄交涉 俄國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蘇俄政府對華發出三次宣言，一九二三年蘇俄外長加拉罕來華，籌開中俄會議於北平，幾經挫折，中俄交涉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於祕密中開始。訂定中俄懸案大綱協定，暫行管理東鐵協定及聲明書，大體尙稱公允，爲中國外交上獲得平等地位的第一聲。

（九）一九二五年中俄會議 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國政府任命王正廷、鄭謙爲中俄會議督辦，着手與駐華俄大使加拉罕籌開會議，惟加氏殊乏誠意，直至八月末始舉行開幕，十一月舉行非正式會議，不久中東路發生問題，不歡而散，毫無結果。

自一九二五年後，中俄會議即停止，直至最近，中俄又有會議的消息。總觀歷史上迭次的中俄會議與中俄交涉，自中國方面觀之，失敗多而成功少；研究失敗的原因，觀察俄人外交的方法，以熟籌交涉的方法，實足爲行將開幕的中俄會議之借鏡。

一九二七年後的
中俄邦交

研究一個問題，必須先把牠的各方面多加看察，尤其是國際關係，所以在未討論中俄會議以前，我們還得看一看中俄最近的外交。

一九二六年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以中國政府提出撤回的要求，蘇俄乃召回加氏，派赤爾尼來華。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乃有轟動一時的俄使館案發生。

自搜查使館案發生後，中國政府以檢出蘇俄赤化中國重要文件甚多，北平前外交部向蘇俄代使抗議，根據所獲各種證物，以蘇俄使館祕密容納共黨，違背國際公法及中俄協定。蘇俄駐華代使以中國軍警會搜及武官室，亦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嗣後蘇俄並向中國駐莫斯科代辦提出四項要求：（1）撤退中國軍警，（2）釋放俄館職員，（3）交還各項文件，（4）交還各項物件。在未得滿意答覆以前，撤回駐華俄使。

北方政府接到蘇俄抗議後，當即一一駁復，大致謂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並非絕對無限。俄使館種種密謀，實違反國際公法及中俄協定。蘇俄政府所要求四項，礙難允諾。轟動一時的俄使館案至此結束。俄使雖已回國，然北方政府駐俄代辦，依然供職莫斯科，執行外交事務，故直至

81814

一九二七年，中俄邦交在若斷若續中。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多時便發生廣州事變，俄人實為主動。中國政府因廣州暴動，蘇俄領事館，顯有密助共黨煽動的痕跡，對於蘇俄在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不能不加以取締。遂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對俄絕交的命令，首述中國各俄領館的法外行為，次敘蘇聯煽動廣州暴動的慘狀，末謂各省蘇聯領事，一律撤銷承認，蘇俄國營商業機關，一律勒令停業，雖經蘇俄政府抗議，惟中國政府對俄態度極為堅決，中俄邦交，差不多入於斷絕之境。

惟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南北政府雖先後宣告對俄絕交，蘇俄亦撤回駐華大使，惟中國駐俄代使及領事，並未召回。而東三省各地俄領，亦未離職。所以在此時期內中俄邦交，並非完全決絕，外交文件，亦時相往來。中俄關係，實在若斷若續之間。

中俄會議之
動機及背景

中俄會議的動機，實由於最近中俄兩國以東鐵問題為中心的爭執。所以去年轟動全球的東鐵事件，實為此次中俄會議的背景。

東鐵事件發生的原因，實以國民革命為原動力，以東鐵俄人的違法行動為主因，以哈俄領案為導火線的一種正當運動。一九二八年五月東省特警管理處以哈埠俄領館行動可疑，突派軍警檢查，正值秘密會議，搜出重要反動文件及危險品很多。而東鐵與此案的關係至大，遂於七月初旬以極短時間收回東鐵電務處及中東路路局。東鐵事件發生

以後，蘇俄通牒抗議，中國覆牒駁覆。蘇俄提出最後通牒，開始軍事行動，寇邊的行動迭出不窮，互四月之久，連陷滿洲里、札蘭諾爾等地，中國方面堅守非戰公約，寧受重大犧牲，不肯輕啟戰端。

當東鐵事件發生之初，和平交涉的空氣非常濃厚，七月下旬蔡梅會晤於滿洲里，但因俄方條件頗苛，會議終於破裂。後我國派定代表，電俄方速派全權代表來華，或由我國代表赴俄談判，都為蘇俄政府拒絕。經過一度的侵略，雙方交涉忽有轉圜的空氣，德外長居中調停，由駐德中俄公使試行談判，結果又成僵局。於是俄軍大舉來犯，邊境要地疊受蹂躪，損失之大，犧牲之甚，無與比倫，誠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中國政府聽其侵略，既沒有妥善的辦法，又沒有抵抗的能力，加以國內發生內亂，對外急謀和平解決，因此中俄交涉遂有重開趨勢。而十二月間的伯力記錄，乃於蘇俄的炮聲火光中，在伯力訂定。於是紛擾多時的中俄糾紛，至此遂告一段落。

這次交涉的所以急轉直下，草草妥洽，推其原因，固然是兵臨城下的結果，而國內各方態度不能一致，甚且正值外患緊急的時候，內部發生戰爭，外人伺隙攻擊，焉得不敗？堅持數月，不惜犧牲的中俄交涉，竟成虎頭蛇尾之勢，事情之可悲可痛，還有甚於這次交涉的嗎？

中俄預備
會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國代表蔡運升與蘇俄代表謝米諾夫斯基，開中俄預備會議於伯力。對於撤兵問題，俄方最初因藉口海拉爾事件，不肯撤退其西路的軍隊，同時要求讓路警備權，商

請先決，會議因此擬成僵局。其後經過磋商，乃始討論新任正副局長就任手續，並議恢復東鐵原狀，釋放被拘僑民等項。至於撤兵問題及護路問題，議決嗣後在遼寧解決。該會議記錄的全文，遂於伯力外交署簽約，原文如下：

(一)雙方皆悉蘇俄政府之先決條件，全照十一月二十七日李維諾夫電報，及十二月三日雙城子議定書，即根據奉俄與中俄兩協定回復爭執以前原狀。至中俄共同管理東路時期所發生一應懸案，悉俟今後中俄會議解決，因此應將下列辦法，立即施行。(甲)根據舊協定恢復東路理事會，俄員復職，嗣後華理事長與俄副理事長，必須遵照奉俄協定第六款，祇能會同行事。(乙)恢復以前中俄人員任用比率，各處課俄員復職，如俄方建議另用新人，立即任用。(丙)七月十日以後理事會及局長處所發命令，非經合法理事會及局長處加以正當承認，不能認為有效。

(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以後關於本案中國當道所拘蘇俄人民，立即不分類別，一律釋放，無所除外；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搜查哈爾濱領事署時所拘俄人，亦包括在內。蘇俄政府亦將關於本案所拘華人，立即一體釋放，無所除外，並連所俘中國軍官兵士在內。

(三)七月十日以後東路俄籍工人職員之解職或辭職者，立即予以回復原職之權利與機會，發給所欠薪金。其有未能復職者，必須

立即發還所欠全額薪金，及應得養老金，遇有缺額，僅能由東路合法理事會與局長處所發命令補充。所有爭執時雇用之非蘇俄國籍俄人，必須立即一體解雇。

(四)中國當道令即解散白俄護路隊，將其組織者與倡議者遣出東三省境外。

(五)中俄兩國之恢復完全外交關係，互遣使領問題，留待中俄會議解決。惟雙方俱認東三省境內蘇俄領事署與蘇俄遠東境內中國領事署有立即恢復之可能與必要。東三省政府鑒於蘇俄政府曾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宣稱，中國當道一切行為，既已證明其為顯然不願與不能遵守一般公認的國際公法與國際禮讓之原則，蘇俄今後對待境內中國使領不復受此項原則之拘束，此項中國使領不復受享國際公法所賦與之治外法權等語；又鑒於此次雙方俱欲根據國際公法與國際禮儀之原則，恢復領事關係。茲特宣稱，保證東三省境內蘇俄領事署完全不受侵犯，完全享有國際公法與國際禮儀上所應得之權利，當然不再有侵及此項不受侵犯與其他特權之行動。蘇俄政府亦停止五月二十一起至斷絕中國領事關係時止之特別辦法，允予遠東境內中國領事享有國際公法與國際禮儀上所應得之一應特權，及完全不受侵犯之權利。

(六)雙方恢復領事後，對於此次爭執前東三省境內原有各蘇俄

商業機關，立予回復營業之機會。蘇俄境內華僑所營商業，因此次爭執而停閉者，亦予以同樣回復之機會。至兩國全部商務關係，俟中俄會議中解決。

(七) 遵守協定與維護雙方利益之真正保障問題，俟正式會議中解決。

(八) 整理一切懸案之中俄會議，定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

(九) 雙方撤退軍隊，立即恢復兩國境土和平狀態。

(十) 本議定書於簽字時發生效力。

綜上十條，爲伯力會議正約，此外尙傳有附約一種，辱國喪權，內容甚祕，惟經官場迭次正式表示，絕無其他附約，然即此正約，其爲喪失權利奇辱大恥，已經够我們受用了。

伯力記 錄問題

自伯力記錄發表後，華方委曲求和，俄方興高彩烈，氣餒之高，何止萬丈？該約辱國喪權，一時輿論大譁。所約各節，無不爲蘇俄張目，中國各方面評論該約失敗之點如下：

(一) 東鐵回復爭執以前原狀，不啻自認華方行動的不當。嗣後俄藉人員，更多一重例律的保證。

(二) 蘇俄捕拘華僑以爲要挾的計得逞，因中國所拘俄犯亦均釋放。

(三) 蘇俄干涉東鐵內部行政。

(四) 中俄外交問題逸出交涉範圍以外。

(五) 中俄雙方商業問題的討論亦逸出範圍，僅草簽字即發生效力，原文語氣，似以蘇俄的利害爲立場而僅由華方簽字而已。

外交部以該約顯然越權誤國，一面下令與會代表免職查辦，一面於二月八日發表正式宣言：

國民政府前令派蔡運昇與蘇聯代表司曼諾夫斯基爲初步商議，解決中東鐵路發生之糾紛問題，並討論嗣後舉行正式會議之手續。中國蘇聯兩國代表，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伯力簽立記錄一件，爲解決中東鐵路之糾紛。茲查該項記錄，除規定解決中東鐵路之辦法外，尙載有數種事項，屬兩國間之一般關係，顯係超越國民政府訓令之範圍，而爲中國代表無權討論者；中國代表實屬超越權限。且按之國際慣例，兩國協定，由雙方代表訂立後，須經各該國政府之核准或批准。伯力記錄中，關於解決中東鐵路糾紛之辦法，業已實行。依照該項辦法，兩國拘留之人民，已由雙方釋放；該路新正副局長已經任命；該路交通已恢復原狀。國民政府茲謀中東鐵路之最後解決起見，準備遴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專爲討論中東鐵路善後問題。至該路以外關於兩國通商及其他一般問題，蘇聯政府如認爲有商議的必要，另派代表來華時，國民政府亦願與之商議。

自該項宣言發表後，俄方置諸不聞不問，態度沉寂詭遙，令人感到赤色

外交的難以對付，捉摸不定。此項伯力記錄，實爲片面的畸形的命令式的條約，乃我中國國民所萬難承認者。惟蔡運昇事前實膺有中央全權的任命，雖有瀆職越權，失利辱國之罪，然而這祇是中國內部問題，在國際上本不發生任何影響。況俄人大利所在，豈甘放棄？觀於近日俄方對於中俄會議的正式答覆，謂須根據伯力會議開會，不違背伯力記錄，其尙未忘情於伯力記錄可知。

總之，事實已成過去，大錯業已鑄成。中國政府對於伯力記錄既有似認非認的宣言，俄方對於伯力記錄又有不能忘情的表示。從我國的立場言之，若完全承認，在此國民革命廢約聲中，固有所不能；但完全推翻，在事實上亦難於辦到。況伯力記錄的部份業已實現？國際條約的完全否認，在國際上固不乏先例，在中國歷史上亦嘗有此種事實。然而觀於中國最近國內形勢的惡化，外交地位的孤絕，既不忍回復戰爭時的狀況，無寧爲和平的改正，條件的限制，緩和的補救。此種矯枉救濟的機會，實在於中俄正式會議，而此種重大的責任，實會議中的與會代表負之。

會議地點及範圍的爭執

在中俄交涉中，雙方對於中俄正式會議的地點及範圍頗多爭執，現在地點問題早已解決，而會議的範圍問題卻仍在爭執中。最初交涉中的地點問題，華方主張南京哈爾濱或其他中立國的都市。俄方則堅持莫斯科。結果我方以無關緊要，委曲順從。至於會議的範圍問題，我方主張僅論及東鐵問題的善後，俄方則主張全部的或一般的中俄問題，均處決於此次會議。觀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中國

政府宣言中：

……準備選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專爲討論中東鐵路善後問題。至該路以外關於兩國通商及其他一般問題，蘇俄政府如認爲有商議的必要，另派代表來華時，國民政府亦願與之商議。

可見中國方面顯然將東鐵善後問題及中俄一般關係，分爲兩事，不肯渾而爲一。然而蘇俄方面，乘所謂片面的戰勝餘威，欲將一般的中俄關係，逞此一氣呵成。觀於該項片面的畸形的命令式的伯力記錄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約文所載，可以概見。據最近消息（註二）

……微聞俄方在哈要人，向第三方面示意，謂蘇俄並未接到南京外交部對中俄會議宣言。將來會議如果召開，商約及航權，尤須提議。揆其用意，似仍不欲與我中央直接交涉，不認接受我外部宣言，而欲以提議商約航權諸難題，爲延宕會議之計。至莫德惠向人表示，中俄會議如能開成，除遵照中央宣言討論東鐵問題外，航權商約，概不提及。

觀於上述，可見中俄會議的前途實難樂觀。

最近會議的問題和情勢

依據伯力記錄，中俄正式會議原定一月二十五日舉行於俄京莫斯科。嗣因我方代表莫德惠奉到中央政府命令較遲，時間忽促，不及準備一切；於是和在哈俄領謝米諾夫斯基商妥，各電請本國政府，延期一月，改於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會。

81818

我方出席全權代表，爲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莫氏鑒於地方與中央意志務須一貫，因於赴會以前，特應外交當局電召，來京面受機宜。討論補救伯力記錄的方法，以及會議各項應付之策。蓋參加此種重要的外交會議，非預籌一貫的政策，不足以勝任。莫氏到京後，連日有重要商議，對於應付諸端，大體決定。惟以國家正式代表，出國遠行，諸項籌備，非短時期所能就緒。因此預定二月中旬的行程，不克啓程，二月二十五日的大會，乃不克開幕。

嗣後中俄會議的空氣，頓歸沉寂。蘇俄政府的意見，未見明白表示。即哈俄領事東鐵理事局處長，亦緘口不談此事，所以俄方對會議態度，一時幾無從捉摸。在此中俄會議的冷氣壓中，在未正式通知俄方，得俄方覆辭贊同前，雖已預備就緒，斷難貿然啓程，因此一時外間盛傳四月十五日的會期，又未能成爲事實。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中國方面發出中俄會議通知，由外交部特派哈爾濱交涉員親投俄領事，內容大致謂：

中國政府茲派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爲中蘇會議全權代表，定於五月一日啓程，前往莫斯科，召開中蘇會議，特此通知，希即轉達貴國政府爲荷。

四月二十日哈俄領館送致中俄會議，俄政府正式答復於外交辦公處，大致謂：

貴特派員照會，關於莫德惠君被委爲將開之中蘇會議全權代表

起程赴莫斯科，爲五月一日等因，敝國政府祇悉。同時敝國政府希望貴國政府方面關於舉行會議之日期，不再違背伯力紀錄，即前會之展期爲荷。

中國方面自接此項覆文後，全權代表即定於五月一日啓程。臨時因歐亞通車換車關係，或遲一二日起身。然無論如何，若無其他中途變故，中俄會議的開幕，當能於五月中旬如期實現。

然而我們不能因會議有開幕的消息和可能，便爲會議前途抱樂觀。據駐哈俄領梅立尼哥夫非正式向人表示，希望交涉範圍，宜稍擴大，勿祇限於東路問題，致將來發生爭執，徒勞往返。（註二）而中國全權，表示會議範圍，仍依照中央對俄宣言爲大綱，不議其他。俄雖有表示，要求擴大交涉範圍，推我方並未接受。從上面看來，可知這次中俄會議的成功與破壞，全視俄國的態度而定。

蘇聯與中俄會議

我們一談起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我們便會連想到那是人類大同之路，社會主義的理想之邦，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人類平等的樂園，給一種新鮮的刺激和參加的希望所截住。同時我們還會連想到，炸彈，暗殺，紛亂，流血，種種可怕的事情，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發生了不解緣。一種恐怖的意思把我們的感情嚥住，使我們一提起蘇俄，渾身的血液都緊壓起來。

誠然蘇聯是可敬崇的，在他們革命的當初，蘇聯是可恐怖的，在他們赤餓橫行的現在。

在中國外交史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關係國最早者首推蘇俄。俄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後，根據其外交新政策，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對華宣言，一九二〇年又發表二次宣言，將帝俄時代與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宣稱概行廢止。蘇俄當時外交的立場和政策姑不論，惟其對華態度，誠然是和緩的，寬大的，並且友誼的。在蘇俄以社會主義為號召，其行為自不能自相矛盾，落帝國主義的窠臼；況當時新俄反對黨在華尚有相當的賸餘勢力，非特別對華表示好意，勢不能根本肅清。故其第一次宣言中，一方面聲明放棄在華一切不正當的權利，一面要求中國政府實踐取締舊俄一切勢力，作一種交換條件，蓋當時蘇俄國體初更，基本未固，其最大目標，不在植樹國際勢力，而在剷除帝制勢力，以防其復萌。然而此種自動去銷非法權利的聲明，在數十年壓迫於國際帝國主義下的中國國民看來，是何等一服興奮劑清涼散？何等破天荒的偉大舉動？無怪該項宣言發表後，獲得中國國民深刻的同情了。

可惜當時未能即開會議，依據該項宣言以解決中俄間一切懸案，遂至夜長夢多，生後日許多枝節。蓋蘇聯自國基奠定，反對黨勢力肅清後，國內的情勢稍安，立刻便抬起頭來注意國際間的宣傳，蓋第三國際的唯一目標，乃在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聯合線，因頓在資本主義封鎖的現狀下，必不能長久支持。煽動弱小民族打破國際組織的現狀是她的唯一目標，而宣傳乃其唯一的手段。舊俄時代的不正當權利，乃為蘇俄所利用，因為她覺到這些繼承的國外財產對於她赤化的工作有不少

的便利，於是便不忍像昔日那樣慷慨放棄了。觀於蘇俄對華第一次宣言的簡截純潔一塵不染；第二次宣言已將交還東鐵的聲明刪去；第三次宣言更是許多空話，不着邊際，及後中俄會議的毫無誠意，一味延宕其態度和步驟的前後不同，乃是很顯然的。

鐵道是帝國主義者對外侵略的利器，蘇俄一想到牠的效用，對於東鐵路非特不肯交還中國，更進而利用了。幾年來俄人的壟斷路務，操縱經濟，蘇俄正在暗暗得計，誰料中國方面竟毫不留情，干涉他們的壟斷。私隱既為所觸，憤怒勃然而起。於是中國滿邊無辜的人民苦戰的將士，都在他們洩憤的砲火中犧牲了。

從上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蘇俄對於東鐵是不會忘情的。在第三國際赤化計劃的步驟中，土耳其印度中國是她最要對象。土耳其最近是自強了，他們除掉民族自決的信仰外，不被他種民族所煽惑。所以他們對於蘇聯的關係，是「敬鬼神而遠之」。蘇聯對土的侵略既不能成功，便轉而向印度，可是有遼遠的中亞細亞作為緩衝地帶，英帝國主義者的眼光像鷹瞵似的監視着，使她不能施技，惟有偷送幾下秋波罷了。土耳其和印度既已無望，於是在東方，中國便為其注意力的集中點了。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鼓動中，蘇俄的勢力便乘虛而入。雖然中國人民大半厭惡牠，可是牠再不肯出去了。各地的蘇俄領事館都成為散佈種子的地方，偉大的東鐵產業便成為她宣傳費用的來源。

於是，這次中俄會議便成為她對華關係的大樞紐，要是她在中俄會

議不得志，她的政策和宣傳將沒有地方施行，那麼她的地位也就不利。最近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戰線已經戰勝了她，她的政策的實行和主義的自信已經失卻不少威信了。這是她所以須用全力對付中俄會議的原因。缺少經驗的中國遇到這樣大敵，真可以說危機很大了。

中俄會議與

我國前途

在近代民族自決的怒潮中，革命呼聲的高潮裏，中國近年的國民革命，無疑地也居極重要的一頁。素以老大著名的中國民族，被人笑爲東亞病夫的，受國內反動勢力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在極度的蹂躪之下也起來反抗了。民族主義的新中國，取銷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幾乎充滿在每一個人民的每一個細胞中。凡是外人在華一切不正當的既得權，不問是領事裁判權租借地以及其他，都在華人應行收回或取銷之列。

在這廢除不平等條約聲中，中國民族力量第一次的表現便是收回薄漢租界，再進而關稅自主，收回中東路權不過是我們民族運動的第三聲，迎面卻碰了釘子，這是國民革命聲中如何一個大打擊。在國內方面政府是如何失却威信？在國際方面國家是多麼損失體面？在這方興未艾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中，這個迎面的打擊不可謂微細了。從東鐵交涉失敗以後，領事裁判權的廢除也中途挫折。我們固然不能說帝國主義者的不肯依中國國民的要求，簡捷的放棄她們所謂治外法權，是因為中國東鐵交涉失敗的緣故，但我們不敢信東鐵交涉的失敗，對於中國革命的外交不發生什麼影響。蘇俄不肯放棄東鐵的不正當權

利，日本顯然也不會肯放棄滿鐵的非法的權利。偽善的赤色帝國主義者不肯停止對華侵略，猜惡的白色帝國主義者更不肯放棄其既得權利。在同一的情況中，我們在這一方案不回應得權利，在那一方能索回來嗎？在講國際均勢的現代，那簡直比什麼都困難。

自從伯力會議委曲求全後，俄方氣餒高張，蠻橫現象，較前更甚。據哈爾濱消息（註三）

……俄局長題外生枝，竟醜詆華人。范其光（理事）與辯，竟被連擊數拳。范爲自衛，亦將俄局長掌頰數下，理事會因此秩序大亂。幸經大家勸阻，始無結果散會。午後，俄局長回至鐵路局，竟洩憤於華員，一道命令，裁撤二百八十餘人，其中不少爲五月二十七日以前任用者。明日聞尚有大批被裁。在先華副局長尚有權在稿尾畫諾，日來所有局方命令，直無權過問，甚至未發表前，未嘗先知。目前鐵路局原狀，與其謂爲恢復七月十一日以前狀態，無寧謂爲恢復一九一六年以前帝俄經營時之情形也，權限云乎哉！

這樣不是每況愈下，更不如前了麼？本想改善狀況，現在卻愈形惡化。本想收回權利，現在卻原有權利亦被侵奪了。這樣下去，中東路不久便將爲俄人事實上的獨佔，而更足以便利做她侵華的大本營。東北社會的安寧，更不知要待至那天了。東鐵既不能收回，滿鐵也莫想收回，一切的對外交涉均將受很多的影響，這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是如何一個致命傷？

觀於上述各端，東鐵問題對於中國前途的關係非淺。中俄會議專爲解決東鐵善後問題，其重要性於此可見。中俄會議萬一失敗，那麼非但直接影響到中國與蘇俄的關係，間接也就影響到中國與各關係國的狀況。中俄會議是中國前途的地獄，也是中國解放的門戶。望全國人民聚精會神，不要放鬆了這一着，因爲牠將影響到全盤的輸贏。

蘇聯的外交及我國的應付

在中國與世界各國紛紜複雜怪陸奇的外交方式中，無疑地赤色外交也佔極重要的地位。大概說來，白色外交多半是強硬的，壟斷的，簡捷的，猶惡的面目顯露的外交，赤色外交是偽善的，延宕的，詭異的，不可捉摸的外交。這兩種外交方式雖然不同，可是用在弱小民族身上，同樣的十分奏效。多經驗的中國是什麼都嘗試過了，不問是威脅的白色外交或是詭異的赤色外交。西藏是在白色勢力下，外蒙是在赤色恐怖中，顯然的外人抱了侵略主義，則其任何外交手段，對於中國都是不利的了。

蘇俄外交的虛偽，在世界上已是公開的祕密了。自日內瓦裁軍會議後，其偽善的態度已經昭揭於世界。蘇聯政府於一九二七年向國際聯盟的裁兵預備委員會提出各國立時撤廢全部軍備案。內容多麼娓娓動聽，又光彩又漂亮。然而我們一看到俄國的軍備呢，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那裏拚命擴充。全國準備什麼「防衛週」(Defense weeks)，交戰之聲，不絕於耳。事實上蘇俄政府所抱的好戰爭務侵略政策，並不比其他帝國主義低淺些。這次東鐵事件，有話儘可和平談判，而蘇俄卻調動

赤軍，進攻滿邊，侵佔中國許多土地，還要向各國聲明蘇俄非特沒有進佔中國領土，還被中國軍隊侵入蘇俄境界呢！這樣倚武力而耀武揚威，大約就是蘇俄向國際聯盟提出立時撤廢全部軍備的本意吧！蘇聯明知提案不會弄假成真，所以冠冕堂皇的向國際間行施技倆，給第三國際以絕好的宣傳機會。恐怕提案萬一通過，蘇聯自己也將跳腳呢！可惜世界上的人類並不全比蘇聯愚蠢，其虛偽矯飾，早已被人燭隱無遺了。蘇聯的外交除偽善以外，還有延宕。宣傳是空口白話，只要說得好聽，不負什麼事實上的責任。可是一遇到實際問題，事情就不那麼好辦了。宣傳是一種口頭的契約，不兌現的支票。遇到實際問題，那就不是說句空話所能了事，須立刻做出事實來。這簡直比割去自己的心肺還難受，然而爲照應到從前的宣傳起見，惟有延宕是最妙的方法。這種方法中國已經驗過了。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蘇聯接續着發表三次對華宣言，真是字字珠玉，比黃鶯的歌聲還好聽。可是到一九二五年的中俄會議，空口的宣傳遇到實際的問題了。放棄權利呢實在痛心，握緊着呢又將現出原形，不得已，惟有敷衍，冷淡，提出離奇的難題，以爲延宕之計；在中國正責她沒有誠意，誰知這卻是她正當的外交政策呢！

中國人嘗說蘇俄的外交是曲線的外交，我卻以爲不如說是瘡化的外交，有時會熱烈得使你同情到五體投地，有時卻又冷淡得使你感覺到難堪。顯然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對付這種外交除掉鎮定外，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否則追隨着她五花八門的亂跑，使得你眼花撩亂，然後

81822

她承虛而進，我們就莫明其妙地失敗了。延宕的外交非特是赤色的本領，便是白色帝國主義者也往往拿來對付弱小民族。英國對於埃及印度，美國對於菲律賓，甚至於列強對於中國，弱小民族的一切要求，帝國主義者都拿延宕手段來籠絡她，緩和她，制服她。蘇俄對於中國的延宕手段，我們已經領教過了。他們故示冷靜，想促起我們委曲求全的心理。在我們急不及待中提出條件，這樣便可使我們屈服了。然而從中國的立場上看來，中俄會議，於中國是需要的，但於蘇俄也不能說是不很需要。東鐵問題不解決，中俄的關係不會改善，這對於雙方都同樣地沒有什麼好處。不過徒然造成第三者以從中活躍的機會罷了。要明白中俄會議是謀雙方的福利，並不是誰有求於誰，那麼蘇俄方面當能推誠相見，中國代表也不致失望而回了。

看穿蘇俄的外交手段，明白今日中俄關係的事理，實在是應付這次中俄會議的必要條件。

幸勿再蹈覆轍
伯力預備會議中國是慘敗了，已成了歷史上傷心的一頁。呈露在目前的是中俄正式會議，名義上和實際上都較預備會議為重要，當前的問題並不比伯力會議輕微些。中國人應該加勁些，勿使再蹈覆轍。

伯力會議最令人痛心的，便是中國代表的越權誤國，然而這並不是中國代表的本意，不過受了赤色外交的詭計罷了。蘇俄現在方乘所謂片面的戰勝餘威，半壟斷的和你們交涉，自然是範圍愈廣，得利愈多。伯

力會議就在這種狀態下，做了他們的犧牲品了。蘇俄既謀擴充範圍於預備交涉，當然也想在正式會議中一施故技。關於擴充範圍蘇俄已有種種表示了，希望中國代表不要再蹈覆轍。

中俄會議的唯一使命是解決東鐵懸案。可是東鐵懸案在伯力會議中已經造成了一個桎梏。中國方面要絕對否認固有所不能，蘇俄方面也很難忘情。我們在正式會議中惟有極力設法補救，而根本的徹底的辦法，還是把東鐵完全贖回，那麼不問伯力會議鑄成多大錯誤，也就一筆勾銷了。據哈爾濱消息（註四）

中國方面為恢復國權起見，將根據奉俄協定，買收中東鐵路；已決定根本方針，着手實質的調查，蘇俄亦有承諾之意。惟須加算一七二一基羅米突（Kilometre）之東鐵敷設費，及二十五年間之利息。

又據莫德惠氏迭次表示，此行將極力討論收回東鐵事。中俄會議前途的曙光，或即是在是。

惟蘇俄知中國急欲收回東鐵，必以為奇貨可居，出種種難題，使中國方面難以承允。況蘇俄失掉東鐵路權，那麼她對華侵略也將失却巢穴。況今日東鐵現狀，無異蘇俄私產。自札蘭諾爾煤礦為俄軍炸毀停辦以來，俄方的蘇城煤礦以地位關係遂佔優越地位，為東鐵所仰給。一旦斷絕供給，東鐵便有停車危險。蘇俄方設法造成此種權威的情勢，一時恐不肯輕於放棄。萬一收回東鐵的計劃不成，那麼我方惟有根據中俄協

定和奉俄協定，對於東鐵一切路權電權的挽回，不避艱苦，與俄方鏖而不舍的談判和交涉，不達目的不止。這殆是我們對付的唯一辦法。

結尾

歷史是過去的行爲，行爲是現在的歷史。人們在不住的表現行爲，也就是繼續不息的製造歷史。

中國人並不比人家不愛國些，中國人的血並不比人家冷些。事實告訴我們，大半的中國人叫他們看近代史，他們無寧看古代史。因為中國的近代可以說是一頁血淚史，每一個人看了他的細胞將緊張起來，他的神經將憤激起來，他的眼紅，他的鼻酸，終於不忍看下去了。然而，聰明的國人，歷史是過去了，還有偉大的未來等你去創造呢。我們與其對着

過去的事實流涕，我們何如對着現在的事實努力？否則，或許在你不知不覺中，又造成了後日追悔甚至於痛哭的機會呢。

我們的代表出國遠行了，滿州里的砲聲卻仍隱隱傳來，中國的軍人和執政者，請你們在軍政倥傯中，也略略注意到中俄會議。

（註一）詳見十九年四月二日申報哈爾濱通訊「中俄會議前途之波折」。

（註二）見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申報哈爾濱通訊「對俄通知發出後」。

（註三）見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申報哈爾濱通訊「辱國喪權之伯力會議」。

（註四）見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申報電通社電。

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於上海。

蕭俊賢與蕭謙中

本誌中國美術號柳波舫隨筆中，談蕭俊賢一節，誤以謙中爲其字。刻黃

秀峯先生來函謂：「蕭俊賢先生字厓泉，湘之衡陽人，年六十餘，而蕭謙

中爲川人，名慈，年猶未五十。燕京畫家中有二蕭，時人每以謙中誤厓泉。

今柳波舫隨筆著者王守梧先生亦誤以謙中字俊賢，而中國美術號一

書有收藏之價值，誠恐他年聚訟紛紜，故特函乞更正。今厓泉先生粥畫

滬上，而謙中先生或仍在北平也。」云云，特照錄來函，以資更正。